



贺友直自画像

问未来： 还会出现这样的大师吗？ ——听陈亚非说贺友直

本报记者 叶向群

“正如有人评论说，随着贺友直先生的去世，中国传统连环画关上了一扇厚重的门。”几天前，在自己的鼓楼工作室，画家陈亚非与记者一席长谈，追忆与贺友直先生的三次交往，并流露出对连环画现状的深深忧虑。

陈亚非擅长写意泼墨的人物画，但他的绘画生涯却是从连环画起步的。陈亚非从17岁出版第一本连环画至今，已出版200多本连环画，这项纪录国内尚无人能破。然而在他眼里，贺友直才是一座巍峨高山。“我是看着他的连环画长大的，自己连环画创作中的构图、造型、情节及艺术处理，莫不受到贺友直先生的影响。”

澡堂偶遇老画家

“我跟贺老一共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1984年，去北京看全国美展。”

北京的冬天很冷，看完全国美展，陈亚非走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王府井大街上冻得受不了，抬头看到华清池，便拐进去想泡个热水澡。“洗澡的人不多，一个老先生似乎背脊痒，伸手又够不着，便弓着背去蹭淋浴器的手把挠痒，身体左挪右转，一边蹭一边哼着小曲，非常享受的样子。当时的情景真有意思，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哟！这不就是连环画报上才介绍过的贺友直先生么？我说老人家，我来帮你搓搓背吧？他含笑点头。我给他一边搓一边捏，他感觉浑身舒坦，一脸满足。搓完背，我问：您是贺友直先生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前日才在连环画报上看到过您的照片呢，贺先生哈哈大笑。”

澡堂里一老一少已然热络。那时候贺老先生在中央美院任连环画专业的客座教授，把他陈亚非带到中央美院后面一幢两层小楼他的住所吃中饭。饭后贺老没有午睡，两人聊了两个多小时，从《山乡巨变》《朝阳沟》说到《十五贯》《李双双》《白光》……“在北京金色的阳光下，贺先生眉飞色舞，打着极富魅力的手势，讲他心目中的况钟、喜旺、李双双、银环娘、亭面糊、龚子元，如数家珍，听得我如痴如醉。从贺老家出来，我久久不能平静，不相信遇到心中崇拜的

先生竟是这般神奇。”

贺老的“四小”秘诀

陈亚非说，贺友直先生一系列的连环画创作，代表了那个时代连环画创作的最高峰。他没有进过美术院校，只是在1952年参加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的连环画作者培训班，才几个月时间。贺友直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要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



(168) 双双抱起小菊，低声说：“家！不会开除你！”喜旺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单靠勤奋是不能成就贺友直的，贺先生有张自画像很形象：一个硕大的脑门和一双敏锐的眼睛。他自己说画连环画不需要说话，所以他连嘴巴都省掉了。贺友直具有宁波人精细过人的敏锐，他观察人物和器物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仔细而且过目不忘，他的头脑简直就是一部计算机，海量的信息随用随取。他画70年前的人和物，如囊中探物，以至于有导演拍老上海题材的电影，要请贺先生先画几张，然后按图去古旧市场寻找电影所需的器物和道具。”

贺友直在几十年的连环画创作中，积累了一套宝贵的经验。在安徽省连环画研究会举办的一次讲座上，陈亚非第二次见到贺友直，并头一次听到贺友直传授的“四小”秘诀，

顿时有醍醐灌顶之感。

“贺老说，画好连环画特别要关注连环画中的小动作、小情节、小人物、小道具。抓住生活中的这些细节，画面就活了。”《李双双》中有一段戏，描绘李双双苦口婆心地劝金凤参加生产队劳动，而文字当中并未提到的作为陪衬的李双双女儿却成了贺友直精心描绘的对象。小女孩好动，在两个大人旁爬来爬去，大人说话她听不懂，困倦了就靠在李双双身上睡着了。李双双把她放在腿上，一边说话一边抚摸着

非说，贺先生的作品散发着一种特有的幽默感，极少有连环画家能望其项背。

我们该为连环画做些什么？

2013年，我市江北区举办中国慈孝文化节，陈亚非画了宁波十大孝子连环画《慈孝句章》，画完以后请贺老给连环画作序，于是登门造访。这是陈亚非第三次见到贺先生。

“贺老非常认真地将196张水墨连环画看了两遍，他很喜欢这套连环画。贺老说，当今有如此造型能力与笔墨技巧的画家已经很少了，这项影响几代人的艺术形式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贺老上海的家不大，一间卧室一间画室，画室才六七个平方米，我很诧异，这样的顶级连环画大师的工作室会如此之小。在贺老名副其实的斗室里我们又谈到了连环画，在这次谈话里我感受到贺老对中国的连环画现状充满忧虑。”

他说，因为稿费很少，众多优秀连环画家都转向了油画、国画创作；因为稿费很少，已经不再有优秀的作家为连环画家撰写文字脚本；因为没有经费，连环画家已经没有人再去体验生活。优秀的连环画家需要像导演般具备全面修养，对一般画家来说要求太高，再加上当今社会的浮躁，人们已很少阅读优秀文学作品，品味画家们创造的醇酒般的人物与情节。人们已经习惯了快餐文化，流行的动漫吸引了绝大多数青少年。终于，影响了几代人的连环画被边缘化了。

一代大师在这块阵地上坚守了70余年，这在国内画家之中已属凤毛麟角。近20年来，贺友直先生已经得不到优秀的连环画文字脚本，无奈只能转向描绘记忆中的老上海和记忆中的家乡宁波。

“95岁高龄的贺老先生走了，中国传统连环画的大门缓缓关上了；中国还能再出贺友直吗？贺友直先生敏锐的眼光透过这扇大门在看着我们，影响了几代人，几乎每个人都从中受益的中国连环画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陈亚非问同行，想必也在问自己。

本版摄影 周建平

建一座纪念馆， 铭记他的音容和才华



贺友直在新碶的工作室

记者 叶向群
北仑记者站 金旭孟

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按照设计构想，入馆主景区是一尊贺友直全身塑像，塑像基座以贺友直作品全集造型，由花岗岩或汉白玉雕琢成；塑像背景墙和基座台阶由95块瓷砖组成，寓意贺老享年95岁；瓷砖上烧制有贺友直95幅白描作品图饰。

塑像背景墙或展厅门廊立柱上，铭刻概括贺友直一生德艺双馨的主题楹联：

翰墨游丝描摹世间百态艺臻
画坛一代宗师

陋室绍酿尽显率真淡泊德馨

华夏流芳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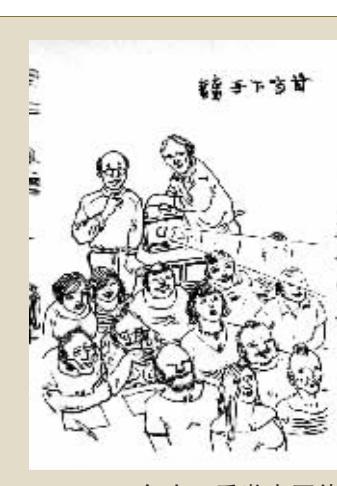
贺友直出生于普通职员家庭，一生饱经沧桑。汪大刚介绍说，一楼展厅将分“孩提时光”“学徒经历”“文革十年”“枯木逢春”“美院教授”“国外办学”“丹青不老”等十大板块，通过贺友直自画像、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典绘画作品、经典艺术生活语录、历史照片、实物、艺术衍生产品、影像资料、文字介绍等形式，图文并茂、立体地展现贺友直的生平。

一楼至二楼的楼梯通道的墙面上，展示贺友直各个时期经典连环画实物。二楼展厅在保留原贺友直艺术品陈列的基础上，将进一步补充、丰富展品内容。在这里，《山乡巨变》《朝阳沟》《十五贯》《小二黑结婚》《皮九辣子》等一批贺友直经典作品，一一呈现。值得一提的是，贺友直的连环画多以线描为主，他创作完成于197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的作品《白光》，则采用水墨画风格，令人眼睛一亮。二楼展厅展出的《新碶老街风情录》，既有船桅林立的“新碶头”，又有入头攒动的乡村“集市”，这是贺友直对于故土的最初记忆，让人倍感亲切。

“自从2010年艺术馆落成后，贺先生每次来故乡，都会趴在二楼工作室的写字台上潜心创作，他的多幅经典作品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艺术馆馆长贺惠忠说，工作室将按照贺老生前原样保留，包括画桌上的笔墨纸砚，书柜里他喜爱和阅读过的书籍。“工作室会适当增加充实一些照片。”

三楼，曾是贺友直的生活区。

“他用过的餐桌，使用过的酒杯、酒瓶等，都将一一保留。贺老生前下榻的卧室按原样布置，陈列放置贺老的衣帽等什物。”设计师汪大刚表示，未来的纪念馆将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高科技，融读、视、听为一体，用绘画、史料、摄影、视频、音频等多元化的传播形式，弥补纪念馆场地的限制，扩展纪念馆内涵和外延，向观众传递多重实物文化艺术信息，力求将纪念馆建成高水准的历史文化艺术场馆。



1922年11月，我出生在上海

1948年，在艰难困苦中建立了家

1980年底，到北京中央美院任教

1988年底，受邀去西德

举办贺友直连环画回顾展

2009年，获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